

[美] W. W. 罗斯托 著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现代经济的起源

商务印书馆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现代经济的起源

[美] W. W. 罗斯托 著

黄其祥 纪坚博 译

孟宪谟 沈丙杰 校

肖希明 总校

1997/12

商 务 印 书 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美)罗斯托著;
黄其祥,纪坚博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ISBN 7-100-02065-4

I.这… II.①罗… ②黄… ③纪… III.经济理论 IV.FO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3874 号

ZHÈ YĪQIÈ SHÌ ZÈNME KĀISHĪ DE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现代经济的起源

[美] W.W. 罗斯托 著

黄其祥 纪坚博 译

孟宪谟 沈丙杰 校

肖希明 总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065-4/F·237

1997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61 千

印数 3 000 册

印张 7

定价:9.80 元

W. W. Rostow

HOW IT ALL BEGAN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Mcgraw - Hill Book Company 1975

根据麦格劳 - 希尔图书公司 1975 年版译出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1916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 193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国务院顾问兼政策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 曾深深地卷入约翰逊总统在越南的不光彩政策, 并在1969年越南战争失败时离开政府部门。

罗斯托的主要著作有:《19世纪的英国经济》、《经济成长过程》、《经济成长的阶段》、《政治与成长阶段》、《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等。

罗斯托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有二。一是提出了经济成长阶段论, 这反映在他1960年出版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二是他对经济史的卓越研究, 本书便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关于工业革命, 两百多年来经济史学家和有识之士一直在苦苦地思索:肇始于18世纪末叶的欧洲工业革命是怎么发生的? 在此之前的经济为什么未能实现自我维持的增长? 是由于对物质的东西不感兴趣? 还是受宗教信仰、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束缚? 抑或是由于市场过于狭窄、不懂科学、缺少商业中产阶级? 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为回答这些问题, 罗斯托在本书中不囿于欧洲而兼及世界其他地区, 特别是印度、中国等的情况, 考察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因素, 得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自不待言, 作为西方经济学家, 他的见解不可能也必然不会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一致, 相信读者会予以分析鉴别。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为什么传统社会未能产生自我维持的增长	5
第二章 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	31
第三章 商业革命	87
第四章 科学、发明和革新	108
第五章 1783—1820 年的世界经济:综述	155
注释	185

序 言

此书原是一部较大著作开始的一章,但是已突破原来篇幅的限制。

我正在从事一项工作,要努力把世界经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及与之相关的,即世界各国是如何经历经济增长各阶段的史实记载下来。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时代里,共同的经济任务将会把人类与其自然环境保持平衡的必要性同后来者争取富裕的决心这两者协调起来。我觉得,这正是一个大好时机,可以对18世纪后期所发生的重要史实作出有条理的连贯的观察,然后向前瞻望我们大家将来都会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一直是以这样的观点来教授经济史的,但是从未尝试按这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写作。

但是,首先需要说明18世纪末世界经济的状况,以及它是如何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的,在这一水平,英国能够突破从前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曾限制人类及其文明发展的那些技术障碍。我在第一章里试图论述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然而,我发现,无论在我自己心目中,还是在优秀的文献中,都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十分满意的答案。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文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被割裂了开来,很难综合在一起。第一,从15世纪至18世纪,早期现代欧洲的发展,除了一些特殊的情况,都是按国家来记载和分析的,因而可以理解,英国经济史作为最早的成功事例,受到了过分的注意。第二,更重要的是,决定发展结果的那些要素被割裂了开来:国内加强军事实力的斗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内重商主义政策;争夺权力和利润的斗争,这形成了商业革命;所有这些又与科学

革命相互交织在一起。有关这些主题的文献,已区分为各种专门的领域,例如,有关第一个主题的一些最好的著作,与其说是经济史家写的,不如说是政治史家写的。第三,传统的理论倾向于把技术的产生同经济制度的作用分割开来。而且,对于商业的发展和新技术的采用之间的联系,这些文献的主要观点给人以误解,它们没有充分阐明科学、发明和革新之间的关系。从亚当·斯密直至今天,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正规的经济理论体系始终没有把技术变化的进程,圆满地吸收到其理论体系之内。专门化造成的支离破碎和缺乏充分的理论体系,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不容易系统地说明每一个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带来了以下颇为奇特的结果:英国棉纺织业依靠机器得到迅猛的发展,而创造这些机器,当初主要是为了替代欧洲人无法相比的印度人的手工技艺。

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报酬递增产生出第一个在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中领先的经济部门,最终产品就是一个例证。在早期现代史整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中,要取得这种结果,道路并不平坦。这早已为人们所承认。例如,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在关于科学革命的文章中曾告诫人们不要试图去清理这一大堆浩繁的资料:

……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形成了一个体系,它复杂,存在着互相关联的变化。因此,如果缺乏微观的考察,我们只能把它们堆在一起,看成是一场总的运动的各个方面。到17世纪最后25年,这场总的运动显然在改变地球的面貌。危险不在于把这些东西堆积在一起,并把它们归于包含着复杂变化的一大堆资料之中,而在于自以为我们知道怎样去清理它们——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各种变化的复杂网络,很难说其中哪一种是科学革命本身产生的简单结果。*

*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现代科学的起源,1300年—1800年》(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52年),第145页。

从根本上说,这种复杂性的产生,是因为人是多方面的动物,我们对他的了解很不完全。对我们来说,描述人的某一项活动是比较容易的,而把他的活动一项一项联系起来,或把他的活动同他在从事各种事业时产生的复杂内心活动联系起来,那就困难得多了。

但是,为了要说明这两个世纪不可抗拒的经济增长这一伟大事件是怎样发生的,我不能接受巴特菲尔德的论断。我不得不努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把各条线索分清,来表明它们对欧洲的每一个国家以及对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我还得把这种历史的分析同理论家的报酬递增的说法联系起来,同我称之为起飞并进入经济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和起飞本身联系起来。我还发现有必要对另外一个大问题得出结论:为什么古代文明和中世纪欧洲未能产生持续的发展。结果发现,要全部论述完,即便是扼要地论述,需要五章的篇幅,而不是一章。这样,开始的一章就成了开始的一本书了。

在这样的尝试中,我得到了许多学者在学术上、观察问题的能力上和智慧上的帮助,书中的引文和脚注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些学者也在试图阐明人类历史上这个非凡阶段的各个方面。

另外,我还要感谢弗朗索瓦·克鲁泽、戴维·肯德里克、内森·罗森堡、M. M. 波斯坦和埃尔斯佩斯·罗斯托,他们对初稿提出了意见。维拉·安斯蒂女士、托马森·贾纳兹和杰格迪什·梅拉提供了印度经济史和印度科学技术史的文献目录。帕梅拉·格里斯汉小姐高兴地一遍一遍地为本书的各种修改重新打字。洛伊斯·尼文斯小姐在许多时候都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助手。

部分论据已于1973年9月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承蒙编辑的同意,本书已加以引用。

把本书献给我母亲,反映出在专业上和情感上我对母亲都欠

了债。母亲为我在大学里最初写成的一批有关经济史的文章打字。她阅读了这些文章,还鼓励我继续努力。

W.W. 罗斯托

于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城

1974年5月

第一章 为什么传统社会未能 产生自我维持的增长

一

现代前的世界之所以值得研究有许多原因：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丰富我们对人类生存条件和人类创造力的认识；帮助我们了解现代前的世界对现代文明和文化的长远影响。不过，由于本书的目的有限，把现代前的世界作为本书的开始，有其有限的、几乎是数理般的原因，即现代前的世界未能产生自我维持的增长。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与现代社会相对立的现代前的社会，当时存在过哪些因素，不存在哪些因素，那么，那些在 18 世纪后期开始的自我维持的增长延续将近两个世纪的特殊因素，就有可能辨别出来。自我维持的增长在现代前的社会受到抑制，是由于对物质的东西不感兴趣？还是受宗教信仰、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市场过于狭窄和匮乏、不懂科学、缺少商业中产阶级等因素的影响？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二

从某种意义来说，答案是简单明了的：这个世界从工业革命以来区别于以往世界的不同点就是，它把科学和技术系统地、经常地、逐步地应用于商品生产和服务业方面。这就是我要在关于古代世界是“原始的”还是“现代的”^①这一著名辩论中划分界线的所在。古代世界既非原始的，也不是现代的。它缺乏的仅仅是稳定的和经常不断的技术革新。在现代世界，这种不断的技术革新已

经成为一个新增加的生产因素。就我们所知,这个因素是可以无限扩大的。由此看来,人类智慧的有组织的创造力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力,足以补偿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种种局限。因此,社会把自己组织起来开发技术的宝藏与资源,摆脱了李嘉图的土地报酬递减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幽灵。这种现象已持续两个世纪了。现在,向科学和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功效提出挑战的,唯有人口的增长率、潜力有限的自然资源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威胁。然而,如果人类要同他们的物质环境达到动态平衡,科学和技术必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现代前的世界并不是没有科学家、发明家、革新家,也不是没有哲学家、政治家、行政官员、艺术家和具有真知灼见、有独创精神的著作家。但是,在一定时期里,人类和社会都曾在技术的种种限制之内生存,因为技术革新是零散的。这种限制是可以技术的进步和革新来打破的——而且也曾打破过,但是,这种限制却未能经常打破。因此,农业生产水平、城市工业生产和就业水平,可能供养的人口和税收的数量,以及政府实现其目标的能力都遭到压制。

不过,叙述这些观点不是要回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这就是这一章的主要内容。那就是,为什么技术革新在现代前的世界不能稳定地出现。在涉及这个核心问题之前,探讨一下相对固定的技术限制是怎样使现代前世界的生活采取周期循环往复的形式,也许是有益的。

首先要探讨的,是一个可以称为小规模传统社会的模式,这是一个非洲部落。

小规模传统社会是经济生活受到极严格的束缚的社会,因为可耕地和牧场的面积相对固定,贸易环境狭窄或者相对稳定。这种社会主要为满足本地的消费而从事生产。它的政治和社会组织也同本地区密切相关,并不力求扩大它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领域,

虽然它可能不时在边界地区卷入军事的攻防活动。由于偶然的发现或者外界知识的传入,诸如关于某种新作物的知识等等,生产活动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实质上都是一时的,社会会适应这种变化,从而达到新的高度。

不过,这种模式并非静止不动的。小规模传统社会每次达到新的高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既定的生产活动和土地面积的范围内,人口和收入可能出现相对说来短暂的起伏,这是由收成的好坏、疾病或战争造成的灾害所决定的。这些因素通过相当复杂的渠道影响出生率和死亡率,而出生率和死亡率又使得人口大体上按照周期循环往复的方式变动,同每年可得到多少粮食的敏感反应没有关系。赫克申所提供的18世纪瑞典的类型,大概可证明小规模传统社会的一斑,那就是,“大自然是用红铅笔来查帐的”,它暴戾地、非常迅速地提高死亡率,一笔勾销了因暂时的和平、没有瘟疫和丰收而猛增的人口。^②

历史也提供过另外一些例子,说明还有一种稍为不同的模式。较大的政治交易单位出现了,大量增加土地面积的可能性也出现了。用于军事方面的物资的数量,同小规模传统社会相比,变动的幅度要宽得多,从而和平持续的时间延长了,战争直接或间接给经济造成的损失,以及战争在政治、社会方面造成的后果,都比小规模传统社会的模式更为严重,更为深刻。在这方面,我们要探索亚洲和地中海周围各个帝国和历代王朝的动态。^③虽然历史未给我们提供单纯的例子,甚至中国历次改朝换代这样吸引人的事例也没有,但是,同只有较短时间进行补偿性调节的小规模传统社会的模式相比较,最恰当的例子似乎是兴衰周期比较长的那种模式。

传统帝国理论上的兴衰周期是随着意志坚强的行政管理在比较大的地区确立了政治秩序而开始的。这种行政管理能够把帝国绝大部分力量和资源集中用于国内。它通常是在上一周期的衰落

时期取得政权的,那时战争和瘟疫造成人口下降,田地荒芜,贸易断绝。从这种特殊意义来说,那时存在着有待开发的潜力。

在和平和安定的环境中,农业复苏了;国内贸易、有时还有国际贸易的渠道开放或重新开放了,而且保持开放不衰;凡是条件合适的地方,灌溉工程得以兴建或重建,而且得到维护。农业产量增长了,农业的构成也有所变化,而且利用比基本谷物价值更高的商品来同不断扩大的城市发展贸易。政府以适宜的效率和诚实态度来征税。富裕的政府的开支以及社会地位高于农民阶层的那些人的开支增大,刺激了各种手工艺品的生产。地区间贸易,也许还有国际间贸易的增加,也刺激加工和手工业的生产——一般是提高专业化的程度。还有可能设法在老耕种地区安置移民,而且开辟新耕地。在这样的环境中,妇女们结婚提早了;她们的孩子安全度过多病婴儿期而存活的人数更多了,政府的妥善筹谋加上合理有效的运输,使歉收地区也有粮食,这样一来,人口增加了。

然而,长此下去,有三种因素会限制经济的进步:第一,人口增加给好耕地带来压力;第二,要长期保持效率高、廉洁和意志坚强的行政管理有它内在的困难;第三,国家有可能卷入战争,而战争的代价超过了在战争中扩大贸易、缴获战利品或夺得良好耕地所得到的补偿。到了某个阶段,这些因素可能造成土地耕种过度而歉收、赋税过重、瘟疫流行、农民反叛或其他形式的内乱以及中央政府的腐败。

从直接或间接的方面来看,这种没落是由财政危机造成的:政府征收的税款不能满足政府所承担的维护安全和提供福利责任的需要,而且这种责任在日益增强。政府本身处理这种局面的做法也许会使资源和目标之间失去平衡,从而加剧潜在的固有危机。

到达向上的转折点之后,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后退到比较狭窄的范围内。生产不很景气,仅能维持自给。整个社会就是在这

样的基础上运行。通常伴随这一进程的,是人口的下降。^④

在小规模传统社会和帝国社会的事例中,发展进程中途夭折的特点,有其根本的技术上的原因,即经济上的发明和革新在传统社会里不是生活的正常现象。这些社会没有经常把大部分的创造才智和其他资源用于打破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上。其原因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予以考察。

所在,要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性质,我们必须从接受波斯坦的挑战开始:“……要揭示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这个社会是受物质的,或者说,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节制的,如果按广义使用这个术语的话。”^⑤就我们所知,他试图表述的这一精辟见解的深远意义,超越了中世纪末期。在传统帝国的历史中,我们的确能够“在前一段增长的情况中发现后来出现下降的原因”。“在高产的蜜月之后,接着来的就是漫长的受报应的时期:那时,有限的、已使用多年的土地对耕地的人们予以惩罚,频繁发生洪水、干旱和尘暴,”^⑥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 14 世纪的英国。

于是,现代前的世界提出了两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促成了经济的发展期呢?现代前社会有哪些特性形成技术发展的上限,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而且或迟或早又使这些社会衰退呢?我们将要分三个题目来探讨这些问题,那就是:政治;贸易和工业;科学、技术和革新。

三

研究传统的现代前社会,我们当然要把各式各样事例的经验加以归纳。例如,S.N.艾森施塔特在他的题为《帝国的政治制度》的研究报告中,以图表的形式扼要总结了他对 32 个现代前社会的研究结果,这些图表都在约一百页的附录中。这些图表列举他所掌握的事例同基本上从帕森的社会学中得出的许多结构标准和功

能标准相对照。人们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这些社会存在着几乎无法了解的许多不同种类。而且,这些现代前社会的内部时常发生变化,比如,中国朝代的更迭,罗马与拜占庭帝国的演变。尽管如此,由于我们的目的有限,对这些社会的政治作概括的阐述还是可能的。

这些社会的统治者,同整个历史上他们的前辈和后人一样,主要目的当然是要掌握权力。但是,他们掌权时,都曾遇到政府三项永恒的任务,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这三项任务是:保持或者扩大他们的利益,反对其他的政治制度;按照当时的文化准则向人民提供可以接受的福利标准;处理国家政务,主要是维护统一和伸张正义。^⑦同直到今天的统治者一样,这些统治者都生活在权力角逐的舞台上,总是有战争的威胁,并往往爆发战争。同样,他们的国家政务——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保持正义的品质,以及检查在宫廷和官僚机构中是否有腐败现象——所反映出的准则一直延续到现代。至于福利,情况有所不同。他们的文化,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确定了某种相对稳定的标准。兴盛时期有它的准则,这些准则往往是根据对昔日黄金时代的回忆而得出来的。那时,边陲平静、作物丰收、赋税减轻、国家粮库充盈、路无盗匪,而且,与之相应的是,灌溉工程保持良好。对于统治者的好坏,一部分按这些标准作出评价,但是对于社会,不能指望它会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经常不断提高。这并不是因为人民对物质财富和尘世的目标缺乏兴趣。从上到下,从朝臣到农民,显然都渴望有更多的东西,或者是华贵的奢侈品、金钱、土地,或者是乡村家庭有更多的粮食可吃。在这些社会里,存在着垂直上升、青云直上的渠道。尽管这些渠道有时相当狭窄,但不少人还是拼命加以利用。收成的丰歉、战争的起伏、统治的好坏,会使社会出现或好或坏的时期,但是不要期望整个社会会有稳定的、全面的进步。

在政治格言中,政府具有的三项职能曾得到承认,而且有时论述其中何者优先。比如,孔子就有过下面的谈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⑧

中东的格言也有相似的说法:

统治者没有兵就没有权,没有钱就没有兵,没有臣民的幸福就没有钱,没有正义就没有人民的幸福。^⑨

这种社会的统治者在复杂的种种限制和左右为难的处境中,力求协调这些常常互相冲突的目标。这种情况,以某种形式出现于城邦、部落和比较简单的国家结构内部,但是在比较大的,而且巩固和维持相当长时间的帝国中,表现得最为惊心怵目。

这类帝国的伟大统治者都是些生来就要求现代化的人物。他们都是在动乱和分裂的情况下取得政权的,有时则是用从外部征服的办法来掌握权力的。他们曾在广阔的地域上实现统一和建立秩序,而且他们有时还宣扬社会使命的新目标或远景。此外,他们最初的敌人通常是那些传统的拥有土地(或者占有土地^⑩的贵族),他们不得不指望那些新的、比较灵活的人来帮助他们赢得胜利,巩固统治,管理广阔的领土。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又陷入重重困难之中。

首先,让我们看看他们同拥有土地的贵族的关系。统治者可能至少要废黜一些当时的贵族,把土地重新分配给支持他们的人。